

马湖藏岁月 山水续新章

文 猛

瑶池一般的长白山天池、歌声飞扬的抚仙湖，都是知名度很高的高山深水湖泊。说实话，接到凉山州文联的邀请，我才知道中国还有个马湖。

马湖没有我们想象的人潮涌动。码头上游艇很多，沿着长长的码头排开，码头上除了我们几位应邀而来的人，没有一个游客。

“野渡无人舟自横”，我心中突然涌出这么一句诗。环湖仰望，马湖周围群山环抱。马湖北面是玄武岩、石灰岩碎块堆积而成的“天然石坝”，谁也不知道石坝的年龄，谁也不知道这里什么时候长出了石坝。石坝连着“大旗山”，“拗口峰回”由此得名，此处也是马湖大堰的起端。马湖的水从这里流向金沙江，流向田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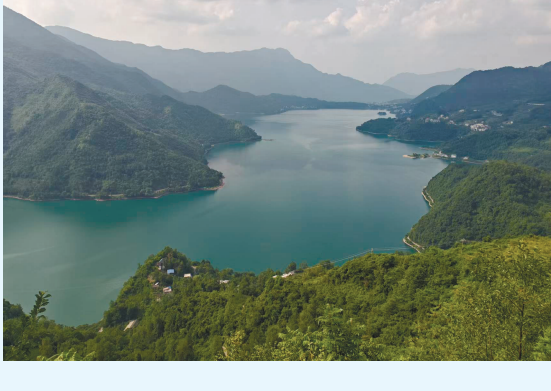
西边是对门山、老君山，听着这山的名字，就知道其有厚重的传说。

东边是唐家山，湖岸有悬崖峭壁倒映湖中。有“蓝蛇撵龟”“双龙入海”“鹅公飞渡”……有半山腰茶园叠翠，有“点将台”。穿越彝家新寨能看到成片人工林连着原始森林，竹木苍翠，古树参天。我们晚上住在唐家山上的“半山居”，那里可以看到星空下的马湖。

南边是箐口山，沟壑纵横，清泉叮咚，山花烂漫，鸟儿长鸣。湖畔的马湖田坝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景观，春天菜花金黄，夏天蔬菜鲜润，秋天稻谷飘香。

事实上，我们在湖上只能看见那些大山手牵手、肩并肩地护卫着这汪湖，那些关于山的细节描述是雷波人告诉我们的。马湖是凉山雷波县的封面，这方山水更多丰富的章节还得我们一页一页去翻阅。雷波人希望能留住我们，让雷波告诉我们这里曾经的光，让我们告诉人们雷波更多的时光。

三国时期诸葛亮征战孟获的故事在《三国演义》中，而这里是孟获传说重要的流传地之一。湖中的金龟岛有一座孟获殿。除了这一处孟获殿，马湖很多地方都有相关传说的印迹，如大陷槽、小陷槽、倒马坎、龙湖雄关、诸葛亮点将台、城墙岩、诸葛亮亮兵洞……



马湖海拔1113米，平均水深近70米，是中国第三大高山深水湖泊。马湖是很有高度和深度的湖！

湖水之下有什么秘密？因为湖水太深，湖底有很多被湖水淹没上万年的地下森林。

我们没跟彝族老人讲述关于科学推测的事情，他们更愿意相信，湖底沉睡着甘嫫阿姐的铜镜。他们说，每当月圆之夜，铜镜会泛起粼粼波光，指引着迷途的灵魂。

美丽神奇的马湖为什么这么冷清？

雷波人告诉我们，不是马湖受人冷落，是雷波人让马湖冷清下来的。为了给大地留下一汪清亮的湖，他们果断按下暂停键，让马湖暂时封存，让人和湖一起想一下我们的前世今生。

马湖所在的县叫雷波，雷波县境内有个叫“雷波荡”的地方，天上打雷的时候，雷波荡里面经常会翻起波浪，让人感觉雷波荡似在接受天地之间的信息，取名“雷波”自然是很妥帖的，取通天接地之意，其彝语名为“嘎尔莫波”。

为了这一汪清水，现在的雷波人不敢越“雷池”一步，从“靠湖吃湖”到“护湖兴湖”。

离马湖不远有一个神奇的地方叫龙头山大断崖，青青的草地走到断崖处，草地就到了尽头，只见云海翻滚，万丈深渊，被人们称为“地球边缘”。

闪电划过，雷声响起，雷波荡翻起波浪没有？

湖没见长大，环湖乡亲们的收入却“长”了，人均收入比十年前增长了几倍。湖水没见长深，却更加清澈。这背后是38项生态补偿机制的落地，是每年200万人次游客的“无痕旅游”，是当地群众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化为日常的坚守。

在马湖边的山坡上，有一方比较平坦的地方，那个地方叫横梁子，马湖风情小街正在这里抓紧建设之中，湖边那些曾被拆掉的宾馆、酒店和农家乐将会按照规划集中安

置在横梁子，让马湖从此在这里开始新的发展。

马湖住水过风，横梁子住人。站在横梁子上可以俯瞰浩渺的马湖，这里可以吹到马湖的风，这里可以尝到马湖“四宝”——马湖鲢鱼、马湖莼菜、雷波青菜、罗汉竹笋。

我们在湖畔的生态教育基地，看见孩子们正在种植索玛花，那是他们的“成长树”，每棵树都挂着主人的名字和环保承诺。有一棵 tree 在马湖，就对马湖多一份牵挂，人走开，树不会走开，心就不会走开——

这是马湖最动人的未来契约。走过凉山，我们在很多草地上都能看见一汪眼睛一样的泉眼，凉山人称为“大地之眼”。马湖北那些草地上的“眼睛”很多亮很多，它看着天，看着地，看着人，传递着天地之间的信息。

湖上的时光让我们忘记了时间，太阳不知什么时候就挂在了西边的山头。

马湖环湖路上出现了很多人，大家穿着彝族盛装，也有一些外地来的游客。环湖路之外的公路上停满了车，稍微平坦一点的竹林草地上都支起了帐篷，当湖周围的酒店宾馆关门之后，露营是最好的选择。今天他们不是奔着马湖来，是奔着马湖火把节来。

环湖路隔一段就被摆上了柴火堆，马湖边背着火把卖的彝族人有很多，是那种用红布条捆得很漂亮的火把。

等待火堆点燃的时光，我们看见湖边有一个捡垃圾的汉子，其实我们在湖上的时候就注意到这个人了。

走近他，这汉子并不是彝族人，他的老家在云南，5岁的时候随父母一起来到马湖，在马湖已经度过了55年的时光。早些年开农家乐，他给各地来的游客讲述马湖的故事，自己还写了很多关于马湖的故事，是一个很了解马湖的人，所以他家的农家乐生意好得很。后来，马湖为恢复生态拆掉了岛上的农家乐，在两座海岛的山包上建起了高高的瞭望台，上面站满了看湖的人、照相的人。

他给我们看他家的营业执照，未来的农家乐在横梁子的图纸上，在等待风情小街建好的日子，他在湖边开了一家小卖部，每天总会烧很多开水，就为到马湖的人能够泡上一碗方便面，喝上一口热水。更多的时候，他让老伴儿看店，自己背上背篓到湖四周捡垃圾。

湖干净，心就干净，他坚信未来的马湖一定会更美，更多天南海北的人一定会踏波而来。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如今是一方人在养着一方水土。

太阳落下西山，马湖上的灯光全部点亮，这是马湖一年中最盛大的日子。在彝族高腔与长号声中，盛装的彝族姑娘手持黄伞缓缓走过，彝族毕摩手持火把，口诵古老的祈福经文，点燃消灾驱邪、象征五谷丰登的火堆。随着第一簇火焰在毕摩的手中点燃，环湖路上几十个火堆，环湖路上上万火把同时亮起，火光照亮了天空，照亮了湖水，照亮了人们心头。

身着盛装的彝族同胞和各地游客手执火把，万人齐呼“孜莫格尼”（彝语：吉祥如意）。

当古老的音乐响起，大家踏歌而行，跳起欢乐的达体舞。这是对火的向往，这是对火的致敬，这是对火的敬畏，这是对火的希望。

万千舞动的火把将马湖环湖大道映照得如同一条奔腾跃动的“火龙”，沿途手机的闪光灯、电筒光与火光交相辉映，还真是天上星河，地上“银河”。人们手持火把，围着火堆跳舞，围着火堆祈福巡游。火光映照在每个人的脸上，传递着希望和祝福。

回到“半山居”，这是当地人很早就给我们预订的房子。

远望马湖，繁星点点洒落在湖面上，马湖又换上了一袭神秘的黑色长袍。星辰映照其中，和湖底的沙石、水草、水下森林相互映衬，藏着无数的秘密与梦想。

俯瞰这片水域，恍惚间似看见时光的河流在此分岔：一条流向远古的传说，一条奔向未来的期许。

远离城市的喧嚣，夜空格外清澈，星仿佛触手可及。银河横跨天际，流星偶尔划过，为这片神秘的土地增添了几分浪漫与神秘。在这样的夜晚，我们围坐在篝火旁，分享彼此的故事，在心中默默许下愿望，或许马湖的神奇力量能帮助我们实现。

开展海洋科学研究

久大精盐公司成立之初，就附设化学室（试验室）从事化学方面的研究。1920年进行扩建，建造了一座新型的化学研究室，内部有分析化学研究室、工业化学研究室、动力室等，并附设图书馆。

1922年8月，范旭东等人将化学研究室从久大精盐公司中分离出来，正式成立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到全民族抗战爆发前，研究社主要从事发酵与菌学、肥料、轻金属冶炼、水溶性盐类等方面的研究。其中与海洋关系比较密切的有以下三项：一是协助久大公司副产厂利用制盐母液，研究制造轻质碳酸镁、结晶氯化镁；二是研究水溶性盐类，一方面研究如何利用长芦盐区废弃的盐卤，所得结果供企业家设厂应用，另一方面研究浓盐水的精制法，消除制碱工艺中的障碍；三是研究海藻，先后延聘徐应达等进行海藻研究，与厦门大学合作收集华南样品，同时派人赴河北、山东等沿海地区调查，分析不同海藻30余种。

抗战爆发后，虽然“永久黄”团体远离海洋，但仍持续开展海洋科学研究。一方面，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继续将水溶性盐类和开发海洋的研究作为一项主要工作。另一方面，范旭东等人于1944年7月在久大公司创设海洋研究室。在《创设海洋研究室缘起》一文中，范旭东强调了开展海洋科学研究的多重意义：一是近代科学昌明，海洋资源能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二是中国北起渤海，南至江淮有盐田10余万亩，如果研究有成，则可使斥鹵之地变为“黄金穴”；三是可以通过从事海洋资源的研究开发，确定久大公司第二个三十年的工作目标；四是可以从海水中获得各种原料，助力中国工业发展。

民国时期“永久黄”团体关于认识、开发和利用海洋的认知和实践，尤其是倡言“中国生命线在海洋”、发展海洋化工产业和开展海洋科学研究等，使天津海洋文化具有了近代工业文化的显著特征，从中可以看到河海文化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一个基本路径。

题图一为永利化学工业公司红三角牌商标图案。

题图二为20世纪20年代塘沽永利碱厂全景。

与当代文学诸多表现样式相比，诗词创作无疑属最袖珍、最精炼的一种文学样式。它借助意象烘托氛围，同时亦借助跳跃的诗行来渲染诗家想表达的千情万境。然而，于当下文人而言，诗词尤其是古体诗词却属于既熟悉又陌生的一个创作领域，说熟悉，大约只要粗通文墨者皆能道出唐诗宋词中的某些名篇佳句；说陌生，是因为大家于古体诗词的创作实践，多半十分生疏。固然有习惯使然，但创作难度显然是摆在面前的一个更大的问题。就连在诗词创作上卓有成就的毛泽东同志，在给《诗刊》创刊的信中也曾说旧诗“不易学”。

现代人作古体辞赋之难度，首先在于其已成熟到极致的韵律体系，有严格的音韵、平仄、对仗等方面的讲究。语言学家王力先生曾说，清代，一般人写作律诗，身边也会常备《诗韵集成》等韵书。相较于新诗，古体诗词最吸引人之处，我以为就在于其音韵的魅力，正是难度与束缚，才导致好诗词鲜见。而通过这个颇有难度的门径采撷到珍宝的，自然是少数，我以为杨月春便是这少数中的一位。

我说杨月春的诗词写得好，是在通读了手头她的几本作品集之后。之所以强调通读，是因为倘若你只浮皮潦草地看过一两首，难免会落入某种窠臼。量，固然可以显示规模，但质的丰厚无疑更为重要。就收收在这一辑里的诗章，大多是以花草为题材，而这些貌似平凡的花花草草，却能在月春的笔下——一株株生龙活虎起来，仿佛全都拥有了不寻常的生命律动。而赋予这些花花草草以生命的，显然是拥有着一颗率直、纯真、善良、热爱生命、好奇而富想象力、生命力旺盛的“心”。

杨月春于诗词创作似有天赋，下笔如风行水上，行文倚马千言，且妙语不断，佳句连连，她口中虽自谦皆为“随兴生发之作”，却质优而“高产”；辞赋看似皆一气呵成而得，却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之余味，令人读罢常为之称好。她善于概括地描摹周遭点滴变幻的风景，对春天以及与春天有关的种种尤为敏感。请看《如梦令·伤春》：“花放枝枝红皱，风过绮窗香透。紫燕剪花藏，又是春深时候。依旧，依旧，难禁雨狂风骤。”再如《春分》词：“春分早，满树蓓蕾尚小。天寒犹觉春未到，一半

花间白取酒与茶

——谈杨月春的诗词创作



偏去了。茶酒花间备好，难管花开花老。又到赏春花月好，欣悯谁知晓。”遣词用句意象极美，饱含着灵动的中国式美学，承载了中国人雅致的情感审美。令人不由得记起“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秦观《八六子·倚危亭》）；“红酥手，黄滕酒，满城春色宫墙柳”（陆游《钗头凤·红酥手》）；“寂寞空庭春欲晚，梨花满地不开门”（刘方平《春怨》）；“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白居易《大林寺桃花》），等等。

艺术创作讲求掩而不露，往往“用意十分，下笔三分”，要的自是可供咀嚼之余味。诗人杨月春自小文理兼修，游刃于数字与文字之间，二者皆有所成。理性与感性两种思维颇像她大脑中内置的两种输入，只需轻轻一按，便可轻松转换。

“诗言志”，诗词中既然渗透了作者的主观情感，赏析时就要善于“体其情”，从而“知其意”。所谓披文观诗，不仅仅在于疏通字句，更是要把握描摹中所包含的情感内涵。杨月春的作品轻盈跳跃、构思奇巧，要读懂她无法一蹴而就，总要通读至少品读她大部分作品后方有可能。

杨月春自幼喜好中国古典诗词，成年后于绘画书法楹联等方面皆有较高的艺术素养，这使得她在创作时比一般诗人更能精确细致地感受和捕捉到自然界美妙的景色和神奇的音响，并将之诉诸笔端，也更会用词设色，注意诗词音调的和谐。诗词中有画的意境，诗词中有音乐的流韵，诗词中有书法的变化，这就无形中形成了她独有的“诗中有画”和“百啭流莺”的诗词艺术风格。如她的《折桂令·题圭兰寺》一词这样写：“钟声夜半犹来，人也徘徊，月也徘徊。枕水难眠，舟桥当年，怎个情怀。山寺无情参过客，诗词有心造高才。我又重来，依旧难猜。一会儿禅来，一会儿诗来。”意境开阔，白描笔法，粗线勾勒，似信手拈来，而且角度富于变化。

人只要活在社会中，就会有所求，就会面临得失与忧患之考量，这是常情，也是常态。然而面临自我处境与价值实现的困惑，这是无法避免的事情。而当你寻找到了内心的安定，那么，无论走到多糟糕的地方，也可以把它建造成家园，创造出未曾想象过的奇迹。诗词于杨月春而言，无疑便是她获得内心安定的压舱石，正所谓“此心安处是吾乡”。比如《山植树》：“一夜狂风过，枝轻满地红。坦然增与减，此树最从容。”清透的字句、简单的表述里却是诗人内心的持守，是诗人骨子里不易被惊动的风骨。再看《紫薇》：“秋来雨后千枝发，红过娇艳小桃花。不与春芳争显贵，淡泊宁静品姿佳。”我想这并非出于玩世不恭，而是对生命世界与生活遭际的透悟。

好的诗人总会用最自然的状态去迎接所有，当歌则歌，当哭则哭，当笑则笑，当怒则怒，毫无滞碍，就像这首《看花》：“春春朋来且莫怪，花间自取酒与茶。只因娇色花期短，别为寒暄误看花。”作为诗人的杨月春不在意别人怎么说，她只要做自己就已经很满意了。所以，她的生命质量才能够如此丰厚，又如此轻盈。

我乐意把杨月春视作一位饱含古意的“纯情诗人”。纯情诗人在艺术表现上几乎都比较平白轻巧，明朗洗练，虽讲求朦胧的意境，但更追求真切的情调和淡淡的哲理。一首首纯情诗，好像人的感情之海一朵朵引人注目浪花，好像人的想象之天上一片片七彩的云霓，好像人的感觉之水中一颗颗闪光的珠贝，晶莹、剔透、玲珑精巧，几多相思，几多忧愁，几多凄凉，几多甜蜜，往往令人爱不释手。

杨月春创作诗词是以诗中的“情真、意藏、象美、言凝”为标准，情感真挚，以象运情，情在象中，语蕴意情，深具美感。如《连翘花》：“欣逢连翘绽清晨，缕缕柔枝浅淡深。纵是黄金好颜色，随风散落也为尘。”寥寥数笔，色香味便皆跃然纸上。而在这一辑中，像这样的诗篇俯拾皆是，普遍言少意丰，韵味明朗，洗练可感。令我惊叹的还有这首《银杏》：“蝶叶飞飘落，铺陈满地黄。从容生与死，不叫见残妆。”此诗有点睛之妙，似穿透了所有的世事沧桑，其冷静、睿智可见一斑。

诗艺实践无止境。对于诗词创作，杨月春怀有一颗无邪的赤子之心。所谓赤子，老子《道德经》言：“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它来源于童真，又超越童年蒙昧，达乎某种纯粹浑然的精神境界。难得月春于凌乱粗糙之中觅得了辞赋的精致，于嘈杂聒噪的尘世寻到了内心的安适。

杨月春的诗词创作贵在自然，贵在真挚，对于创作，她师古不泥古，在恪守古体诗赋创作既有规律的同时，我读到更多的还是她无拘无束的随性 with 灵性，令人想起唐代诗人李翱《赠药山高僧惟俨》中的两句诗：“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霄水在瓶。”在天上，就做潇洒的云；在瓶中，就做恬静的水。一切顺其自然，物我本性，要的就是一份平常心的境界。而在文学创作中，把握住“现量”，就能够得到自在；而这份自在，又是何其难能可贵啊！

满庭芳

第五四七八期



注。1912年秋，范旭东赴欧洲考察盐务和制碱化学工业。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他考察了欧洲大陆各国的矿盐产地和沿海盐场。在回国途经新加坡时，又独自去爪哇岛参观海盐压砖技术。回到北京后，范旭东一面提出盐政设想，一面在其兄范源灏的支持下到盛产长芦盐的塘沽考察。看到这些盐田一望无际，海陆交通便利，邻近的唐山又有丰富的煤炭和石料等资源，是兴办新型盐场的好地方，范旭东下定决心要在天津建设中国的化工基地。大约在民国初年，范旭东形成了“中国的生命线在海洋”的认知。

1922年，范旭东决定将改设的研究机构定名为“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理由是：“塘沽面临渤海，而渤海汇合百川，朝宗于黄海。海洋蕴蓄着无尽宝藏，是化学工业的广阔天地，也是大好的试验场所”。他表示，使用“黄海”这两个字，“说明我们对

河海文化汇天津（二）

“永久黄”：中国的生命线在海洋

熊亚平

发展海洋化工产业

范旭东对化学工业的重要性及化学工业与海洋关系认识的不断深化，促使他决心在塘沽创办久大盐厂和永利碱厂，这也成为其发展海洋化工产业的生动体现。

久大精盐公司创办于1915年，旨在改良民食和充实工业用盐。制盐方法是先引海水进入盐田，利用日光晒成粗盐，再将粗盐溶化，用开口长平锅制成精盐，所剩废盐卤含有多重化合物，可以用来生产牙膏、牙粉、漱口水、碳酸镁等副产品。成立之初，久大公司产额暂定3万担，1919年核定产额为30万担，1924年核定产额为48万担，1926年核定产额为60万担，1936年更名为“久大盐业股份有限公司”。1937年前，每年出产精盐约40万担。

建厂，1922年建成试车，次年“以老式特兰氏船锅不适用”被迫停工，1924年以后再次试车生产纯碱，1934年改组为永利化学工业公司。永利公司成立初期，产量不多。1927年前，每昼夜可出纯碱36吨，原料粗盐来自汉沽。1937年前，年产纯碱6000吨，烧碱5000吨，洁碱300余吨，原料粗盐来自塘沽、汉沽、邓善沽各盐滩，每年消耗12万余吨。1937年七七事变后，永利亦沦于日本之手。范旭东决定择地另建碱厂。1938年，永利同仁陆续迁往四川。抗战胜利后，永利公司派李烛尘和彭九生回到塘沽接收永利碱厂，12月，战时生产局电令发还永利碱厂。1946年2月再次开工生产，1947年6月永利化学工业公司总管理处成立天津分处。1948年12月，永利碱厂被迫停工。1949年1月17日塘沽解放后，开始恢复生产。



沽上丛话